



诱 婦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荒淫无耻的他，一心想跻身于上流社会，他利用人类原始的邪恶，从一个个女人身上入手，无论是纯情少女，还是年老色退的老妇，只要能达到他罪恶的目标，他就不择手段地去欺骗，去勾引。他用人间最下流的手段，使某财团董事长的女儿未婚先孕，并产下一子。在这同时，却又杀死了他深深爱着的少女。当罪恶累累的他达到目的时，等待他的却是——

目 录

第 一 章

她那光滑细腻、富有弹性的白嫩皮肤已展示出来。漂亮的胸脯高高耸立着，褐色的乳头泛着红晕并坚硬的挺着，真叫人想入非非…………… (1)

第 二 章

这是个长相艳丽、满脸风骚的女人，任何强壮的男人见到她，都会欲火中烧，可是，就在他刚要溜进她那华丽的被窝时，又突然想到了什么…………… (24)

第 三 章

他没有给她抗议的机会，就将嘴唇紧紧地堵住了她的嘴唇，他知道这是种突破防线的巧妙进攻……………(36)

第四章

她是满载着欲望来的，要是满足她的欲望那可是太辛苦啦。如果不满足她，她便要大吵大闹，还是辛苦点吧。 (44)

第五章

由于他在她的身上倾注了所有的经验，使她的身体急速的熟透起来，适应状态和早熟的程度，连他都感到吃惊。 (74)

第六章

她是不是怀孕啦？您当母亲的不应该不知道。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她的男人是谁？真让我不可思议，她已经不是我心目中的女儿了，她体内已经播下了男人的种子..... (102)

第七章

她知道，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，已经成了他的俘虏。她和他本来只是男女之间肉体生意的关系，而现在却变了，她已成为他的..... (124)

第八章

她的眼睛闪出了光辉，她想，这样安全优秀的性伙伴，如果能经常和自己在一起，那该有多幸福呀！娇声娇气的她又含情脉脉地看着他，希望和他早点做爱。..... (179)

第九章

她仿佛生来就是供男人的玩物，从近处看，由于她总爱闪动着多情妩媚的秋波凝视对方，被她注视着男性，往往会引起一种多情的错觉，还有她那楚楚动人的身体，颇能激发男性的性欲。..... (227)

第十章

现在的她正处在艳花妙龄，全身春意正浓的年龄，而且已经在异性的欲海中沉沦过多次，像他的年龄，根本满足不了她的欲火，单凭他的功夫，是很难满足她的。..... (270)

第十一章

他在受到打击的一瞬间，终于觉悟到了这是特意

为他设定的死定席。几乎是在这同时，他的生命遭到了强烈的粉碎。只听一声惨叫，便什么也没有了。

..... (297)

第一章

男人是骗子，女人是毒蛇。

她体态肥胖丰腴，但不失苗条的韵味。

他望着这位雍容华贵、珠光宝器的美艳贵妇人。

她当着他的面一件一件脱着衣裳，而每件衣裳都是质地优良上乘，浑身都飘逸着上流社会迷人的芳香。

美妇那光滑细腻富有弹性的白嫩皮肤已渐渐展示出来，她对自己的保养可以说是太完美了，无法确认她的年龄。

他对眼前晃动的丰满肉体兴致不高，只是紧紧盯着那精致无比的粉红色乳罩，暗想，这至少也值一万港币呀！

一股无名的嫉妒之火在胸中燃烧起来。

他恨她们是那么的富有，一掷千金，而自己却是这样的贫穷而可怜，他充当她们的面首，卑微而令人厌恶的男妓。

这些阔太太终日养尊处优，保养得又白又胖，偷偷地钻进“情人旅馆”把他做为一种泄欲工具来戏弄，然后像对待狗一样扔下一根骨头就飘然而去。

倘若他表现得卖力而出色，给他的这根骨头上的肉就会多一些，否则，就只能是一根光秃秃的骨头。

他哀叹人生对他太苛刻。

在香港这个世界上，没有名利的人，生不如死。始料不及的是在美国也是如此。

他初来美国时，原想这里处处是黄金，原来打算的狠捞一把的愿望破灭了。现实生活得拮据而平庸。

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，都不欢迎贫穷的人。那些五光十色的欢乐场所都是为富人而设计的呀！

穷人是为了富人过得更好而活着。富人是享受这个世界而活着，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残酷概念。人不能没名没利的活着。

有的人一生下来就获得了名利，有的人要经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名利，也有的人只有用鞭子抽打后才获得了名利。

总统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有了名利，而更多的人要尽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获得了名利。而他，生性懒惰，最怕的就是艰苦二字，直到穷得一文莫名，食不果腹，才在生活鞭子的抽打下，开始向名利的目标进攻。

李亮凭着自己青春的肉体，从那些阔太太身上去获取一些油水，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，在女人的肚皮上打天下，成了吃“软食”的男人。

这是一个不光彩的行道，他经常隐姓埋名，而那些太太们来偷情幽会使用的也是一些假名，彼此间也不问对方的根底，完全是两性需要的结合。

但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最清楚。

对方出示了一笔可观的报酬，而当脱掉的那一层层华丽的外衣时，展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个干瘪漆黑，发皱的皮肤像个

煮熟了的土豆，在这样严峻的时刻，就需要他超人的技巧和毅力了。

最近，每当和这些阔太太们幽会时，他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他的家乡，那神秘的沼泽。

在九龙的腹地有个古老的沼泽，面积约三千平方米，沼泽的四周生长着奇异的花和古怪的树。在沼泽地里人们传说着里面生长着一种类似鳄鱼的怪物，这片沼泽因而获名鳄鱼沼泽。

传说中的鳄鱼怪是雌性而淫荡的，专将一些美男子掳入沼泽，日夜淫欢。

在儿时，这神秘而恐惧的传说就强烈地吸引住了他。

他悄悄地来到沼泽边上，凝视着平静的水面，进入各种各样的遐想之中。

忽然，他看见水面上翻出了白泡，水面上出现了细小的波纹。他急忙隐蔽在树丛中，心惊肉跳地观看，可只见水泡上升，不见那个淫荡的母鳄鱼怪出现，真是又想见又怕见。

多少个夜晚，他常去观察，也只能见到水泡上升，而不见鳄鱼怪出现……

他长大了，终于见到了淫荡的鳄鱼怪，在情人旅馆里见到的这些阔太太们不正是淫荡的鳄鱼怪吗？

他感到自己也应该变成个雄壮的狮子，把这些淫荡的母鳄鱼吞掉。

李亮在搭乘洛杉矶机场的飞机回国之前，就注意上那个女子了。

那个女子大约二十一二岁，水汪汪的两只眼睛里，蕴藏着

理智性的美，漂亮的容貌尽量打扮的与香港人稍有不同，她那勾魂摄魄的容貌能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她的全身。连她的脚上穿的高跟皮鞋，估计也是相当昂贵的，证明她生长在非常富裕的环境之中。从脚尖到裹在柔软绸裙内的纤细腰肢，优美的体型，宛如人工做出来的美术品一般，富有造型美。那藏在西服内的身体，让人看起来，显得更苗条。李亮凭他那观察女性的熟练眼力，看透了那个女子身体上的性感部位，已经是丰满熟透的果实了。

本来以为如果脱光了衣服，变成裸体，一定会是想像那种魅力动人的肉体，而现在偏偏把这肉体裹在轻纱内，这就更能惹起男子的想像力。

可是，李亮对那个女性的注意，不只是她那漂亮身体上的魅力，尤其对她的服装和那自然的举止动作，以及从衣服到随身携带的小配件，都是昂贵的高级珍品，但又尽量抑制不使人有华丽感，到底要花多少钱，简直想像不出来。乍一看，是素淡的，本人的素质就像埋在地里的黄金一样，金色的光芒从内部放射出来，这正好又产生了相反的结果，那金色的光芒越是受到抑制，就越是要强烈地放射出来。

但是，那个女子本人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她并没有故意抑制，一切动作都是自然的，这说明她是天生的高雅上流的美。

李亮对金钱的追求，已远远超过女人的肉体。

作为女性的天然丽质，能够出息成一个艺术作品一样美丽的女性，很可能是在优越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。不过，和她的接触，不像接触艺术品那样使人感到诚惶诚恐，她还是个纯真

的处女，没有受过男性的洗礼，谈吐举止落落大方，胸襟开阔。

她在父亲的严密庇护下，不懂得来自男性方面的危险，她像自然动物园中的动物一样，完全失去了警戒心。伴随着她那发育比较成熟的身体，是一张天真浪漫的容颜，和蔼可亲的态度，以及落落大方的谈话方式等等，这一切都表明了她对来自男性方面的侵染，没有免疫力。

“她一定是出身名门望族的阔小姐。”

李亮心暗自猜想。他认为那个姑娘一定是因为父亲有权有势，男子们处于惧怕心理，才不敢向她伸手，他想到这里，不由地激起了自己想要成为雄狮的斗志，心想：如果能把这样的女性弄到手，生存该是多么有意义呀！他所想像的内容不单纯是男子在异性方面的欲望，他认为这样的女子就是金钱。这一点是凭他已有的经验体会到的。

乘飞机飞回香港，需要十五个小时的时间，李亮想利用这段时间和那个女子搭上关系。

李亮在美国留学两年（实际是当面首），接触女性的手腕颇有提高。从香港寄来学费的是女人，在美国的生活费和旅游费，也是从女人那里榨取出来的。

他在美国到底学习什么呢？如果有人这样问他，他只能回答一个“女”字，这就是他在美国两年的经历。

在飞机场登记订房的时候，李亮发现那个女的就在他的前面，当她向柜台上出示护照的时候，他旋即从她身后窥视了一下，看明了她的名字叫“小琳”，她所定的房间当然是上等的。

李亮心里盘算，自己预定的房间最好也是上等的。他有个癖好，不仅是坐飞机，就连乘火车、轮船，以及到剧场看戏，都要坐在指定席里，就是在其它分等级的场所，他也要求指定席。有时候，就是强求，也搞不到指定席，他心里就特别不痛快。

李亮打算，一定要在什么时候，使自己也能坐到指定席位上去。他所追求的指定席决不仅仅是这些，他更长远的计划是，一定要在名利的地位上坐上指定席。眼下追求的这些指定席是决心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心理反应。他到美国来镀金，也是为了这个目标，期望有一天，他的社会地位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有为他专设的高级指定席。

他认为，社会上只有三种人，一种是坐指定席位的人，一种是坐一般席位的人，再一种是没有席位的一无所有的人。能够坐上指定席的人是极其有限的，社会在他们的心目中是美满的、愉快的，人生宛如一出戏，这出戏是以他们为中心来演出的，但不能把他们说成是主角，而应该说是主客，主角只是在主客面前察颜观色服务的。一般席位是被相互争夺的，只有运气好和强有力的人，可以争坐到一般席位上。其他人就一无所有了。再说，争坐到一般席位的人，心情并不怎么稳定，因为他们心里明白，纵然是好不容易坐上了，还有可能被别人夺了去。指定席则不同，指定席就写着“指定”二字一样，那是专为自己准备的，谁也争不去。

总而言之，他认为人生一世，倘是坐不上指定席，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。

李亮由于平素就在这方面很留心，也确实很奏效，今天在

回国的飞机上，出乎意料，和一位最漂亮的女子邂逅相遇了。能不能把这个女子像猎物一样弄到手，这就全看他的本事了。

上等席位是空闲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李亮要去接近这位漂亮小姐很困难。能不能有机会到她身旁的席位上来，这种偶然性是没有希望的。那么，要求空中小姐把席位搬到她近旁好不好？这种手法又太笨拙了，人们在自己的身体周围，都有一定限度的势力范围，也就是说每个人对自己周围的一定空间，都有占有权，不允许别人侵犯进来，如果保卫不好，让别人侵犯进来，就会感到不愉快。当然，这种势力范围的大小，是要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变化的，在上班拥挤的电车等地方，这种势力范围是非常非常狭窄的，而在空闲的列车和剧场等地方，这种势力范围就要按照各人的目测，广大到适当程度坐下来，这似乎可以说是人类的“领空”权。

关于身体周围空间势力范围的大小，目测量是正确的，如果有谁违犯了这个目测量，过于接近了他人，一会儿，就使被接近的人感到“侵犯”了他的“领空”，心里厌烦。特别在对方是异性的场合下，一定要注意这种空间的势力范围。在上班电车上发生流氓事件的争吵中，有一半是因为侵犯了这种人身空间的势力范围。

李亮懂得这一常识，所以他不敢贸然去接近这位漂亮小姐。不过，他相信，在到香港之前，一定会有机会。他凭交往女性的经历，充分自信这一点。

从洛杉矶飞往香港，中间要在檀香山停留一点二十分钟，加上这段时间，总共需要约十二小时才能到达香港。李亮不慌不忙地环视了一下四周，上等席位上都是上了年纪的旅客，看

样子也都像是夫妇关系。对这位漂亮小姐来说，不像有人对她抱有什么欲望。

李亮根据四周的情形判断，在到香港之前没有情敌和他竞争。这个机会真是意外的巧遇。离开洛杉矶，吃了中午饭不久，这位漂亮小姐突然从席位上站起来，朝上等席位的专用休息室走去。李亮瞅准了她走去的方向，一点也没犹豫，跟在她的后面，休息室里只有她一个人，好像是来查找什么图书。

飞机上为了让乘客消遣解闷儿，特意准备了一些简单读物，其中主要是畅销的小说，李亮若无其事地走近过来，心不在焉地把目光来回扫视在书架上。他借着看书的理由，消除了人身势力范围不可侵犯的顾虑，大胆向她靠近过来。

书架当中，李亮熟悉的书名也有几本，但他却没有读过。那是因为在香港的情人常常给他寄的小包裹中，有的书或在这休息室的书架上摆了几本。

李亮用眼角瞟了一下这位小姐，发现她好像是在寻找推理小说。于是，他便故意装作闲散无聊的神态，看看书背上的书名，随意抽出了一本畅销的推理小说。这时候，漂亮小姐目光一闪，一眼看到了李亮手中的书，便“哎呀”一声。

“你要找这本书吗？想读的话，请！”

李亮抓着了这个机会，把书递了过去。

“可是，您也想读呀！”她犹豫了一下。

“不，您读吧！我还有别的书读。”

“不过，这多不合适呀！”

“不，没什么不合适，和您这样的小姐一起旅行，如果把心用在读书或其它事上，那就失礼了。”

“呀！”

小琳两颊微泛红润。无论怎样聪明的女子，听到这样赞美自己的话，不会感到不愉快。

李亮明明知道这反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外交辞令，作为一种轻松的音乐，听了也不在意。可是，就是这轻音乐般的赞美，也会使对方允许再向她跨近一步。

“您好像喜欢推理小说呀！”

李亮想再向她近一步。

“噢。杀人的凄惨描写，我讨厌，但是推理性的解谜游戏，我喜欢。特别是这位作者的作品，推理性很强，我喜欢读。”

李亮把那本书让给小琳，她把作者的名字说了出来。

“噢，如果是这位作者的书，我现在就带了几册。”

“啊呀，那么，《死弄特色》您有吗？”

“有，这大概是他的代表作吧！”

“那么，借给我看看好吗？我在美国就见到广告介绍了，很想读读看，可是一直没有买到。”

“您喜欢 当然可以，不过，要等到了香港我再借给您，好吗？”

“哎呀！那为什么？”

“好不容易认识了您这位漂亮小姐，在旅行期间，让您去埋头读推理小说，我看没有这样的男人。咱们是初次相识，我叫李亮。”

“啊——真的，太好啦！”

小琳用手捂着嘴，咯咯地笑了几声，又说：

“对不起，我叫小琳。”

其实，李亮已经知道了她的名字，但她又作了自我介绍。两人就这样独占着休息室，无所顾忌地互相畅谈起来。直到空中小姐说，快要到檀香山了，他们才遗憾地感到时间过得太快。

在飞向檀香山的途中，两人之间进一步增强了亲密感。小琳目前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，父亲因公到美国来，她利用暑假也跟着来了。但是，父亲因为在香港发生了急事，提前回去了，就把小琳一个人留在美国的朋友家里，继续参观游览。

“您父亲大概很忙吧！”

“似乎就他一个人忙，无论什么事，他不亲自干就不放心。”

“看情况，您父亲可能是经营公司的吧！”

李亮试探性地步步深入探问。

“他好像经营了一些事业，我对爸爸的工作情况不怎么了解，爸爸也不大对我们当家属的说。”

小琳的父亲大概很有钱，她在父亲的庇护下，对人间的辛酸苦辣可能一点也不知道。

“李亮先生也工作了吗？”

这回是小琳开始问了。

“我是一半工作，一半游玩。”

“果然像个漫游世界的实业家呀！”

小琳再一次把目光投向李亮那一身考究的服装。李亮从美国女人那里榨取来的钱，大部分都用在服装穿戴上，所以，他的服装无论和什么样的摩登时髦服装相比，他都自信决不逊

色。

“要说漫游世界吗？”

小琳是无意之中说出了“漫游世界”，李亮在暗想，把“漫游世界”换成“漫游女人”就准确了。他一面在内心苦笑，一面一语双关地说：“实际上，我是奉公司之命，到加利福尼亚留学两年多。”

“甯！是留学？学习什么？”

“系统工程。”

“好像是很难的学问呀！具体地说是什么？”

“作为一个系统经营，研究它的一系列组织结构，是从必要的组织系统上搞设计的学问。比方说在新建工厂的情况下，就要把工程学上的问题、选定地点问题、工程管理问题、劳动组织问题等，从现在到将来，进行综合研究，系统工程学就是这样的学问。”

“多了不起的学习呀！”

小琳点了点头，好像表示佩服。

“因为是公司派我来学，不敢不从。其实，我自己也不怎么明白，回公司以后，是不是要把我派到哪个港口去？我现在就开始忧虑。”

“净是瞎说！噢，我是到休息室来找推理小说，没想到和您在这里从容不迫的谈起来啦！”

小琳的语调温和蔼。

“我想和您一起来消除我的苦恼，如果能一直这样到不了香港，那该有多好哇！”

“不行，您说的不是心里话，国内有人正焦急地等着您回